

# 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

王西彥著



新文藝出版社

# 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

王西彥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2 •

文藝批評  
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

著者 王西彥

◆ ◆ ◆

有 版 權

1951年6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1952年2月新一版上海印4001—6000冊

書號(116) [1116] 定價 7,8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 自序

這是我第三個論文集。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乃是我的所在地解放以後學習成績的一部分。這些成績的獲得，和收容在以前兩個集子裏的一樣，多半是由於偶然的動機。而且也和以前兩個集子一樣，按照不同的性質，我把這些學習成績分成四輯。

第一輯的兩篇，都是我在湘東鄉間參加土改的時候，匆匆忙忙地寫下來的。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是應中南文聯的機關雜誌長江文藝的徵求，給編輯同志寫的一封信。抗美援朝運動在城市裏搞得很熱烈，而在更廣大的農村裏，則顯得有幾分寂寞。記得當我接到從城市裏轉到鄉下來的徵求信時，我正在區政府裏參加土改幹部會議。在會議上，有人提到土改應該結合抗美援朝的宣傳工作，因而激起一陣異常高漲的愛國熱情。開完會，我便伏在窗口上，匆促的寫下了那麼一封信。這封信在刊物上發表之後，我覺得

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完——至少是沒有說得透澈，於是，又寫了力量的最大源泉。當這一篇文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時，是標作散文的；但我以為它只是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一文沒有說得詳細透澈的地方，重新說了一通，所以，我現在把這兩篇東西放在一起，作為我在緊張的土改工作之中對抗美援朝運動的一點表示。同時，既然自以為力量的最大源泉一文說得比較詳細透澈，便把它放在前面。

第二輯裏的三篇，都是讀書雜記。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是讀了柴霍甫的短篇小說的三本新譯之後所引起的一點感想。我曾經是一個柴霍甫的熱烈的愛好者。在舊俄羅斯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之中，屠格涅夫和柴霍甫是我最喜讀的（我最不愛杜思退也夫斯基，因為他太冷峻了）。但在最近一年來，我開始有些不耐他所描寫的那種怠倦的生活，連帶他那種憂鬱的風格。我希望這種對讀物的嗜好的轉變，能影響到我自己以後的寫作。從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談到批評家的任務一文，也是讀後感；不過引伸得比較的多。不待說，我所引伸的只是一些異常平凡的意見，卻不料在文藝報上發表後，給一個久別的朋友看見了，竟寫來了一封熱情的鼓勵信。我珍惜這鼓勵，更珍惜由這鼓勵所帶給我的深厚的友情。至

於從蘇聯文藝問題所得到的啓示和教訓，自然更是零碎的筆記的集合。在這些筆記裏，我雖然觸及到很多問題，不過對每一個問題都談得很不深入。只是在我自己，則很寶貴它們，因為，從它們，使我學習了很多，得到了很大的益處。我在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一方面固然用我們自己新的人民文藝的創作實踐作印證，另一方面也用發生在蘇聯的文藝問題的解決作參考。這樣做的結果，使我對文藝上的若干問題，能够獲得比較全面的理解。

第三輯裏的六篇，都是關於魯迅先生的。作爲一個文化和文藝領域內的戰士，魯迅先生是太偉大了。在過去的十餘年裏，我雖然時刻都在讀着他浩瀚的著作，但很少去談論他——我怕我的淺薄會冒瀆了他。解放之後，前年和去年，我在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講授「現代文學」，不可避免地，要在教室裏用較多的時間來談論魯迅先生。不管我談得多麼膚淺，但每一次談論時在教室裏所引起的激動，使我充分地感覺到，像魯迅先生這樣一位偉大導師的曾經存在，對我們下一代人是一種怎樣的幸福！既然在教室裏談論了，便應了幾位編輯朋友的邀約，從講稿裏鈔出一些斷片，作爲單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我希望這會

是一個起點，以後能有機會作進一步的研討。我認爲，研究和發揚魯迅先生在各方面的成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光榮責任。要特別聲明的是，魯迅生活和思想發展的道路一篇，原是我在一個紀念會上的報告；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只能這樣簡略地談一談，如作爲一篇論文看，那自然是太草率了。而生命和工作一篇，則更只是一點感想而已——我之所以把它寫了出來，又把它收容在這裏，完全是爲了作爲對自己的一種鞭策。

第四輯的兩篇，其一是看了電影『中國人民的勝利』，另一是讀了伏契克的絞索勒着脖子時的報告後的介紹。看了一場好電影或是讀了一本好書，便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介紹給其他觀衆和讀者，這幾乎成爲我的習慣。但是，這樣的介紹，多半是出諸口頭，寫下來的卻並不多。這裏的兩篇，是寫下來後又在刊物上發表了的。我希望我的介紹能够對原作品負責，不致使讀者感覺到浮誇不忠實。

從前面簡單的說明裏，讀者可以看出，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十餘篇文章，幾乎沒有一篇够得上是嚴正的論文。在我第一個論文集輓歌與讚歌的序文裏，我曾經向讀者聲明過，我原來不是一個搞理論的人，近年來卻竟寫下了這麼三個集子，連我自己也有幾分驚訝。

不過，我願意引用葉高林的說話——我在這集子裏的第二輯的兩篇文章中都鈎引過它——來給自己作辯護。葉高林呼籲蘇聯作家多寫批評文章，多對蘇聯的文學批評問題發見，因為，這樣做，『會對文學有很大的裨益。』根據着這樣的辯護，我還想在這裏對讀者再作一次預約——我希望在讀者的寬容裏，能作第四次的貢獻。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長沙。

## 目次

自序.....一

### 第一輯

力量的最大源泉.....二

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六

### 第二輯

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六

從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談到批評家的任務.....三

從蘇聯文藝問題所得到的啓示和教訓……………四九

### 第三輯

魯迅：偉大的戰鬥者……………七二

魯迅生活和思想發展的道路……………八三

魯迅的創作小說的時代意義……………九四

從魯迅的小說看農村的土地問題……………一四

論魯迅的愛國主義……………一九

生命和工作……………一三四

### 第四輯

偉大的史詩……………一四二

一本血寫的書——講述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的故事……………一五三

第  
一  
輯

## 力量的最大源泉

這幾天來，在我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裏，一連召開了三次大規模的羣衆大會。第一次是爲了鬭爭一個一九三〇年前後反動派的『挨戶團』主任，二十年來一貫地壓迫勞苦人民，屠殺革命同志，犧牲在他血手下的當時蘇維埃政權的負責人和赤衛隊隊員們，數目總以百計。第二次是爲了公審兩個惡霸地主，這兩人都曾經是僞軍官，在僞政府裏幹過差事，充任過鄉長和保長，長期地蹂躪人民，犯罪的事蹟，簡直難以清算。第三次是爲了公審一個更大的惡霸地主，這人曾經充任反動匪幫楊森部的少將參謀，參加了有名的一九三九年的『嘉義慘案』，是這一地區的圈子會的首腦，被附近數十里的農民們叫做『神樹』（碰不得的），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塊沉重地壓在勞苦大衆頭上的『大石板』。而在解放之後，

不論是那「挨戶團」主任，或是那偽鄉長和偽保長，或是那曾經使農民們望而生畏的「神樹」，他們，大大小小的惡霸地主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之下，不知悔改，繼續進行他們危害人民的罪行。造謠，恐嚇，挑撥離間，收買拉攏，破壞森林，疏散財物，宰殺耕牛，把食鹽和鋼針下到田裏——嚴重的是祕密開會，組織暴動，圖謀殺害工作幹部，推倒地方的人民政權。不待說，這一切罪惡的行動，都被覺悟起來的農民羣衆所識破、檢舉、鎮壓了；他們，那些惡徒們，那些禽獸們，都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土地改革的運動，在這個行政鄉裏，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了。從最初的講政策，反破壞，經過擠黑田，減租退押，到現在的評劃階級成份，在這一連串的工作過程中，一步一步的破壞了地主階級所佈置的特務網。通過圈子關係，姓氏關係，親戚關係，他們，那些惡霸地主們，企圖對土地改革運動進行有計劃的破壞。這裏是二十年前的老蘇區，從一九二六年起，這裏的革命羣衆開始武裝起自己，用梭標、木棍、馬刀、土槍，和反動的地主階級進行長期的搏鬥。一九三〇年，這裏開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分配了土地。但不久，紅軍撤退了，白軍（或叫「反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着絕滅人性的屠殺。地主階級的武裝，「挨戶團」和「義

勇隊，「以空前的殘暴，見人殺人，見屋放火，使大地遍染了勞苦人民的鮮血，那種慘烈的景象，即使在這二十年後，當我們從一些老農民的口中聽到敘述時，也無法壓制自己的激動。那時候，農民們普遍地組織起來，不是參加正式的紅軍，也大都參加了赤衛隊。比較年輕的，參加了少年先鋒隊。兒童們，參加了童子團。婦女們，參加了慰勞隊和宣傳隊。在白軍的屠殺之下，農民們有的跟隨紅軍，越過邊境，上了井岡山；有的堅持在山洞裏，保衛着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有的潛伏在農村裏或敵人的組織中，給山洞裏輸送食糧和密報消息。犧牲自然是很大的，非常大的。在老蘇區的每個鄉政府裏，都有着一本厚厚的烈屬名冊。在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裏，我曾經懷着激情，翻讀了那個烈屬名冊——從鄉蘇維埃主席和委員，紅軍中的軍官和士兵，一直到赤衛隊隊員和婦女宣傳員，以至於少年先鋒隊隊員，犧牲者的數目是很大的。我也曾經以更大的激情，聽了很多壯烈動人的先烈們的故事。『革命成得功，石板栽得葱！』這是當時反動地主階級的口號。『難民（地主階級的組織）逃得脫，乾魚養得活！』這是當時革命羣衆的口號。一種怎樣的階級仇恨！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時期裏，在漫長的二十年的黑暗痛苦的日子裏，這種仇恨繼續增長着，鬭爭也繼續進行着，勞苦人

民的血也繼續流着。農民們把梭標、臂章、馬刀、傳單以及蘇維埃時代的銀幣和紙幣，都埋在地下。他們在這些物件上保持着自己的信心 and 希望。老一輩的被屠殺了，病死了，流落在外面，渺無消息了——然而，從父親傳給兒子，又傳給孫子，信心和希望卻永不絕滅。共產黨一定會勝利，紅軍一定會回來，翻身日子一定會實現。二十年黑暗痛苦的日子過去了，去年七月間，老紅軍果然回來了，報復階級仇恨的日子果然來到了。年老的和年青的農民們，從地下挖掘出自己或父親一輩所埋着的物件，上鏽的梭標和馬刀，發霉的臂章和傳單，向地主階級進行復仇和清算。就在最近幾次的羣衆大會上，我看見了多少梭標和馬刀呵，農民們驕傲地擲着它，有的還把二十年前的發霉褪色的臂章佩在自己的胳膊上。這便是勝利！這便是二十年來流血犧牲的代價！然而，在另一面，在地主階級那一面，他們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夢，他們的夢便是那個血腥的『民國十九年』。在他們之中，十九都是在那些血腥的日子裏變成更肥胖的，他們向農民們沒收了更多的土地，吸了更多的血，自然也就變成更殘酷，更毒辣。這二十年來，罪惡的國民黨反動派，在自己的統治區，把統治力量伸展到每一個角落。就拿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而論，在解放前，國民黨、三青團、地主、土匪、偽軍官、

特務，六位一體，構成嚴密的統治階級，魚肉人民，無惡不作。解放了，在他們之中，少數罪惡過大的，隱匿起來了。其他的，僞裝着悔悟的面貌，逃過了雙滅反霸的一關，暗中佈置着勢力網，待機而動。他們，那些惡霸地主們，並不是沒有鼓勵和依恃的。除了那個『民國十九年』的舊夢，他們的組織，乃是企圖復辟的整個反動派的匪特組織的一部分。有『民國十九年』，有台灣，有蔣介石。特別是，有美國，有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有原子彈。『當心變天當心民國十九年！』原子彈一炸五百里，東北已經變成焦土！蔣介石在上海登了陸啦！——這便是他們投給農民們的恐嚇和威脅。就在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在這次土改運動的進行中，給羣衆發覺了陰謀，把他們捕捉起來的時候，恐嚇和威脅也依然沒有絕跡：『殺罷！殺我們一個，你們總得賠上一百個！請當心你們的腦袋！』

自然，已經覺悟起來的農民羣衆，是恐嚇不倒的，他們不僅不會因地主特務的威脅而卻步，正相反，他們正用着更大的力量去鎮壓那些喝血鬼，那些匪徒和禽獸。『血債要用血來還，』他們用這樣的嘹亮的口號，來回敬那種卑鄙可笑的恐嚇。特別重要的是，由於這次對地主惡霸的鬭爭，使他們認識了美帝的猙獰面貌。在過去，他們的視線是比較短的，他們

的眼睛只看到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美國嗎？離自己太遠了，遠遠到不可想像。在他們的生活之中，他們所最關心的，乃是雨水是不是調順，莊稼收成好不好，一年辛勞所得的糧食能够維持幾個月，等等。『禾鏟剛上壁，便沒得飯吃，』一個農民最大的痛苦便在這裏，最大的關心自然也便在這裏。他們的仇恨也是很深的。那些惡霸地主們，那些鄉保長們，那些殺了他們的父子兄弟的劊子手們，——對於這些人，他們仇深似海。蔣介石，便是一個最大的劊子手，他們也能認識。可是美國，它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呢？不錯，美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美國人的鼻子高，皮膚白；美國有飛機，還有牛奶粉和肥田粉。他們隱隱約約的知道這些，但這些和自己沒有關係——至少是關係很少。半年前，朝鮮戰事爆發了，美國的炸彈在轟炸朝鮮人民，美國的大砲在轟擊朝鮮人民，美國的大兵在屠殺朝鮮人民。通過傳播在農村裏的謠言，農民們知道了這些。而且，就是這些謠言，使他們開始意識到美國在朝鮮的行爲，也和自己的命運有關；因爲，那樣兇惡可怕的美國，原來是站在地主階級那邊的，站在蔣介石那邊的——因爲，這些謠言，是出之於地主階級的口的，是用來恐嚇和威脅農民們的。美國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在自己和朝鮮人民之間，又有着怎樣的關係呢？農民們的思索前進。